

鐔津文集卷第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孟五

皇極論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

孟五

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爲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爲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

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強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

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爲人至愚也其爲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鄰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况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

資有易爲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蹠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

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

孟五

二

廣大微皇極孰爲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爲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爲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爲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

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
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
爲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
世益薄器器嚚嚚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
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
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
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
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
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

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
其所以爲身也爲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
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
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
君一作子其有爲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
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
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
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
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
其輕視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
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
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已而疑乎天下而
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
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
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
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
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
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

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
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
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
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
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
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若惡而增重
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
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
民不可輕出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
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恩輕出

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

孟五

四

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階下偪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爲古而有不爲今而無不爲堯舜禹湯而長不爲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爲

帝爲王行之未至所以爲五霸爲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爲亡國得者爲聖履者爲賢棄而不學者其爲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槩而語之

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爲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

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性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爲之禮樂刑政以節其

孟五

五

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爲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爲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踈爲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佚爲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

相凌爲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爲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爲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爲之智也教其踈通而知變爲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脩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脩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脩其身者其正

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爲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脩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為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

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脩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

孟五

六

刑政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為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測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為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為不善則亦無所不至

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
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
其變也舜以之爲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
以之爲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
爲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
後世之爲人君者爲人臣者爲人之子孫者
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脩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
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

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
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
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
道爲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孟五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七天地位焉
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
也故以教爲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
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
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
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慈慮之爲哉
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

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
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
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
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
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

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
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
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
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
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

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
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
恩愛感激知別思慮徇從之情也故以其教
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
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徇從

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爲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爲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恠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

孟五

八

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爲而或者默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

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爲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

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柰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爲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爲

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

孟五

九

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

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

夫犬牛所以為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為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

夫或作性

中庸之道也靜與

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謦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

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為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

孟五

十

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為君子通而失教

所以為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脩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噓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

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女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

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焉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能中庸乎曰翱乎其似中庸者也能

子壘

士

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四